

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新闻调查

历史画廊



1939年，抗大二分校运动大会上的刺杀比赛。



晋察冀部队在举行刺杀比赛。



1941年，新四军16旅独立2团在宜兴进行刺杀训练。



1944年6月17日，冀中七分区分区大队回民中队在马本斋追悼大会上举行刺杀演习。



1977年，时任陆军第43军第127师师长张万年向战士示范刺杀动作。

决胜“刀尖之上”

■王禹奇 本报特约记者 陈铭杨

出击后，捕捉短暂的出枪空当。“来了！”一记直刺后，对手“门户”微开。就在这一瞬，梁云鹏反击，没有花哨动作，只脚步一滑，木枪便精准地穿过那稍纵即逝的空隙，“刺”中对手左胸。从捕捉到出击，在这决定胜负的一瞬，他只感知到了木枪与对手护具触碰的那声“啪”的脆响，便已“攻守易形”。这个过程或许不到半秒，但为了这半秒的绝对可靠，要投入的，是无数次的重复练习。

该部营区角落，有一只旧轮胎，是梁云鹏的“老对手”。比赛前的百余个日夜，他面对这个沉默的“老伙计”，重复着看起来千篇一律的动作——突刺、收回、突刺……汗水顺着下巴砸进泥土，虎口的老茧破了又长，他要练的不仅是肌肉记忆，还要掌握刺杀瞬间的绝对精度。如今，身为教练员的梁云鹏，开始将

他千锤百炼得来的经验倾囊相授——关于时机、距离和发力的微妙感知，拆解成简明的要领，融入训练中。“力到这儿，就散了。你的力，要持续三寸！”新战士练突刺，梁云鹏突然伸手握住木枪杆顶部，讲解发力与泄力的时机；他还会在战友精疲力竭时安排继续对练，“练的就是手抖的时候，还能把目标刺准！”

第一现场

总有人问：“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这么练刺杀？”身为坦克兵的梁云鹏擦拭着木枪，答得平静：“枪地固然重要，但最后守住阵地、决定生死的，需要这决胜‘刀尖之上’的胆魄。”



请扫描二维码 浏览更多内容

砺刃：敢于“刺刀见红”

■徐晋军 本报特约记者 陈铭杨

深度解读

“要敢于刺刀见红！”这是我军战争年代的一句口号。

1937年，八路军115师战士在弹药耗尽后，与日军展开大规模白刃拼杀，凭借顽强的拼刺意志和灵活战术，打退了敌人的进攻，为战斗胜利奠定了基础……

回溯历史，刺杀始终是刻在我军战斗基因里的“硬核技能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随着现代战争形态的演变，高科技武器成为主角，这门传承多年的“刺刀功夫”也迎来诸多现实挑战，刺杀的发展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“消逝”。

阔别一甲子，“刺杀”这项曾在我军历史上写下光辉篇章的传统技能，再度以专项比武的形式回归全军练兵场。是单纯的回归，还是契合新时代战斗力建设的必然选择？

“拼刺刀拼的不是技巧，更是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。”正如梁云鹏夺冠后所言，刺杀是培育军人血性胆气的重要载体，这柄穿越时空的利刃，又将什么样的姿态锻造新时代军人的钢筋铁骨？

近日，记者邀请到全军刺杀比武陆军总教练、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授郑国威，探讨刺杀训练重启背后的意义。

流淌在血脉里的“红色基因”

记者：上一次全军专项刺杀比武是1965年，自1975年全军运动会后，再无全军层级刺杀赛事，时隔一甲子，重启全军刺杀专项比武，您觉得这传递出怎样的信号？

郑国威：即使在高科技战争背景

下的空当，往往远小于一寸。”用梁云鹏的话说，刺杀中对手的破绽，也往往就藏在这一寸的偏差里。

谈及夺冠的关键，梁云鹏聊起那场惊心动魄的半决赛。

半决赛的对手体格魁梧，攻势猛烈，木枪挥舞间带着风声。几个回合的拼刺，梁云鹏的右臂几乎失去知觉。身处劣势，梁云鹏仍在等待，在对手每次

同时向全社会传递出清晰的国防价值观：一是“居安思危，忘战必危”，和平时代更需锤炼战斗精神，军队始终保持“能打仗、打胜仗”的备战状态；二是“红色基因，代代相传”，革命精神不是抽象的口号，而是通过具体技能、具体训练得以延续的鲜活力量；三是“强军有我，国防有责”，军人的血性胆气是国家安全的保障，全社会应崇尚军人、支持国防。

记者：如何理解“刺刀见红”里蕴涵的“红色基因”？

郑国威：革命战争年代，我军长期面临敌强我弱的困境，武器装备简陋，弹药匮乏，这使得“刺刀见红”成为一种历史和战场上的必然。对于许多战士而言，刺刀往往是最后一颗“子弹”，白刃战是决定生死和胜负的最后手段。“刺刀见红”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战斗精神。一是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；白刃战要求官兵在看清对手面目、感受对方气息的极近距离内格杀，这对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，需要超越生理恐惧的非凡勇气；二是“狭路相逢勇者胜”的亮剑精神；当双方逼近到“刺刀见红”的距离，胜负往往取决于谁更有血战到底的意志。

记者：此次全军刺杀专项比武单人项目冠军梁云鹏入伍前曾习武9年，并将传统武术的虚步融入了刺杀技术；我军首部刺杀教材也有融合传统武术的元素，请您谈谈传统武术对我军刺杀技术的发展有何影响？

郑国威：传统武术与我军刺杀技术的融合，是一个从战场实用需求到系统化提炼的演进过程。在革命战争年代，许多战士入伍前有武术根基，他们将红缨枪术、刀法、拳术中的实用技巧自然而然地应用于战场搏杀；在吸收日式、

苏式刺杀优点时，官兵有意识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动作。从技术层面讲，刺杀和武术体系相差较大。从心理层面讲，传统武术中培养的沉着、果敢的心理素质，与刺杀训练旨在构筑的“逢敌亮剑”的战斗精神高度一致。

刺杀训练淬炼基础素养

记者：您曾提到，刺杀训练告诉官兵任何时候都得有“最后一手”，这个“最后一手”，是否可以理解为现如今刺杀在技能层面上讲仅是一种“保底手段”？信息化作战背景下，刺杀训练对提升战斗力实际作用还有哪些？

郑国威：将刺杀简单视为“保底手段”或认为其已经“过时”是不全面的。即使在信息化、智能化背景下，仍存在夜战、巷战等特殊环境，刺杀仍是无声歼敌的有效手段。

刺杀训练与信息化作战技能是“基础素养与专业技能”的互补共生关系。刺杀训练可以锤炼体能耐力、爆发力、反应速度、协调性、心理韧性、协同意识等，这些基础素养是官兵掌握信息化技能的“底座”——比如部分课目需要长时间高度专注，刺杀训练培育的抗干扰能力能有效提升操作精准度；在对抗中面临高强度心理压力，刺杀训练打磨的抗压能力能帮助官兵保持冷静决策；射击等课目需要眼、手、心的高度协同，刺杀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和协调能力，有利于提升稳定性。反过来，信息化也在为刺杀赋能，比如高科技装备带来的侦察手段的丰富，让刺杀技能在实战场景下能更好地应用，二者共同构成“基础过硬、专业精湛”的现代军人实战能力体系。

记者：刺杀训练的作用还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
郑国威：刺杀训练的作用还体现在

3个方面：一是体能素质提升。经过系统刺杀训练，可以提高官兵的力量、速度、耐力等核心体能指标，以更好地适应高强度作战任务；二是心理韧性强化。通过近距离对抗训练，官兵心理素质显著增强，降低在模拟战场等高压环境下的决策失误率；三是协同效率优化。小组刺杀训练能让官兵在无语言交流的情况下，完成掩护、突袭、补位等战术动作，这些提升将直接影响部队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实战能力。

记者：在此次比武中，梁云鹏获得裁判组“动作兼具实战性和创新性”的评价，您觉得从刺杀技术来讲，我军的刺杀训练应向何种方向发展？

郑国威：我认为刺杀训练应向实战化方向发展。一是对抗常态化：将带有护具的实战对抗作为训练的核心环节，而不仅仅是练习固定套路。例如，基础训练后，随机组织“小比武”，通过三枪或五枪一局的高速对抗，让官兵在实战中消化和巩固训练收获。

二是环境复杂化：在刺杀集训中，通过构造狭小巷道、灌木丛林、坑道堑壕等贴近实战的场景，并模拟突然接“敌”的情况进行对抗。这能有效锤炼官兵在不同地形和突发状况下的应变能力。

三是内容特化：训练需紧密结合其可能的任务场景，如室内近身格斗、要害目标清除等，发展更具攻击性和实效性的一招制敌技巧。有的单位在训练中要求官兵用铁棍精准刺中小铁环，以此锤炼“快、准、狠”的专项素质。

感悟“刺刀见红”的现实意义

记者：从当下看，“刺刀见红”的精神被赋予了怎样的新内涵？它对当代

军人履行使命有何意义？

郑国威：我认为“刺刀见红”已跳出“战场拼杀”的狭义范畴，被赋予了3大新的内涵：一是直面挑战的担当精神，面对任务中的艰难险阻，敢于“亮剑”、迎难而上；二是精益求精的专业追求，在训练、科研、执勤中，以“拼刺刀”的劲头攻坚克难；三是守护和平的责任自觉，清醒认识“能战方能止战”，以过硬本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。从传承层面看，革命战争年代，无数战士凭借拼刺技能绝境逢生、重创敌人，这种“刺刀见红”的精神已成为人民军队的制胜密码。刺杀训练模拟了短兵相接、你死我活的极端压力环境，能够最有效地激发军人压倒一切敌人的血性和胆气。

记者：为什么选择重启刺杀训练？刺杀在培养官兵“刺刀见红”的战斗精神方面，有哪些其他训练难以代替的价值？

郑国威：第一，刺杀是“血性”最直接的体验，刺杀是真枪对着冲、刺，哪怕是训练中的木枪，那种枪头直指的压迫感和恐惧感比其他课目都要深刻；第二，刺杀是集体气势的凝聚，一个排、一个连吼着喊杀声一起突刺，同生共死的团队感是很强烈的；第三，刺杀是活的历史教材，英雄精神在刀锋上代代相传。

重启刺杀训练，本质是对军队战斗精神根基的夯实，是对现代战争形态下“人”的核心作用的回归——在信息化、智能化战争背景下，武器装备的代差可以通过技术弥补，但直面生死的血性、近战开敌的勇气，必须依托贴近实战的传统课目淬炼。刺杀训练紧扣“实战致敌”的生死指向，从一开始就没有“退路”，这种“背水一战”的训练逻辑是锤炼军人血性的关键。

第1940期

延伸阅读

刺杀的由来

刺杀是一门“古典技艺”，冷兵器时代，随着从青铜浇筑到铁质锻打技术的不断发展，刀、枪、剑、戟、叉、长矛等刺杀兵器陆续出现并一直沿用至今；热兵器出现后，刺杀逐渐演变为火器交战中的辅助手段。

1640年，法国军官皮塞居在一次战斗中，看到没有弹药的士兵捡起折断的长矛头插进枪口与敌人近身战斗，受此启发发明了“插塞式”刺刀，提高了火枪手的自卫能力。自此，刺刀逐渐成为步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而后几百年间，刺刀的安装方式经历一系列演变，从最开始的“插塞式”刺刀到“套管式”刺刀，再到“折叠式”刺刀和“分离式”刺刀。与之配套的刺杀训练也在各国军队中广泛开展，刺杀技术和训练方法也日益完善。

今天，刺杀仍被各国军队视为训练重点——俄军在近距离格斗中注重匕首和枪刺技巧，美军有专门的战地格斗手册，英军将刺杀作为新兵战斗精神培育内容……

我军刺杀简史

刺杀是我军近战歼敌的传统技能，自建军起便与射击、投弹、爆破、土工作业并列我军步兵“单兵五大技术”。革命初期到新中国成立前，我军装备简陋，弹药匮乏，白刃战（刺杀）成为解决战斗的关键补充手段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国产“56式”步枪的列装，木枪对刺在全军普及，并成为全国、全军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，刺杀动作逐渐标准化，刺杀训练迎来鼎盛时期。信息化浪潮下，近身肉搏的场景减少，刺杀训练渐趋式微，2004年，全军院校改革，撤销了原军事体育学院自1953年创立就存在的刺杀教学组。

2009年版的《军事训练大纲》将刺杀重新纳入共同训练课目，但因场地、人才、装备等“欠账”较多，很多单位并没有真正展开刺杀训练。

2018年版的《军事体育训练大纲》将刺杀列入选训内容，刺杀正式回归军事体育训练体系，全军刺杀骨干培训班应运而生，这柄精神与实战的“利刃”，再次闪耀于新时代练兵场。

“刺杀英雄”

“刺杀英雄”刘四虎

所属部队：西北野战军358旅714团6连

英雄事迹：1948年宜川战役中，刘四虎率突击班强攻瓦子街东南高地。在突击班全部牺牲后，刘四虎孤身冲入敌阵，用刺刀连续捅杀7名敌人，身中11刀仍坚持战斗，最终昏迷在交通壕内。

“刺杀英雄”王毛二

所属部队：新四军第3师20团1连

英雄事迹：1944年高杨战役中，王毛二与战友韦世忠担任突击任务，强攻杨口据点。在突破日军防御时，王毛二率先跳入外壕与敌白刃搏杀，最终壮烈牺牲。

“刺杀英雄”徐明岳

所属部队：八路军第115师343旅“战斗模范连”

英雄事迹：1937年平型关战役中，徐明岳作为班长参与伏击日军辎重队。子弹打光后，他率战士与敌肉搏，腹部被连刺数刀仍坚持战斗直至牺牲。

图①图②：海军某部开展刺杀训练。 刘松鹏、黄净摄 版式设计：杨磊

